



鋼

瑪麗亞·蘭格諾爾著

新文藝出版社

鋼

瑪麗亞·蘭格諾爾著

劉 德 中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上海

小 說

鋼

STAHL

原 著 者 MARIA LANGNER

翻 譯 者 劉 德 中

（本書根據柏林人民與世界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本譯出）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理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大東印刷廠印刷

滬軍路裝訂廠裝訂

書號 (605) [VII I 11] 本書 237000 字

一九五四年四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20000 冊

定價 11.00 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號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德國布期登堡煉鋼廠的工人們在二次大戰後的破殘不堪的基礎上，僅以一百五十餘天的時間重建了五個大鑄爐，從此，奠定了民主德國的五年計劃的建設基礎。

書中描寫了在建設過程中由於工人們都從自己的生活角度上去考慮問題、和對新的建設計劃的懷疑，表現出他們思想上的混亂。但是，由於工人們對和平的渴望是一致的，加之德國統一社會黨和自由鐵意志青年聯盟的正確領導和積極作用，以及發揮了工人羣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所有這些，都變成建設的主要動力，它保證了建設的勝利完成。

這裏也指出了，凡是工人階級內部的任何細小的不團結，都是足以引起特務的謬空子、破壞。

本書還通過布期登堡煉鋼廠的建設，反映出東、西德國在經濟上的鬥爭，由於該廠的如期建成，就使西德的某些資本家不得不在經濟上開始使西德，來解救他們自己經濟上的困難。

人物表

埃得·阿克曼——五十四歲的鑄工。

佛力滋·布德——鎔工，統一社會黨黨員，黨小組組長。

奧脫·畢克——工長。

漢娜·阿克曼——埃得·阿克曼的女兒。

姑蓮——女工。

蘇開——女工，組長。

洛娣·林克——十八歲女工，生產突擊組組長。

謝德曼——女工。

文彩爾——年青的工人，統一社會黨黨員。

彼得林——搬運工人，納粹分子。

梭弟——漢娜·阿克曼的兒子。

威利·普林芝——鎔工，統一社會黨黨員。

美德·普林芝——威利·普林芝的妻子。

摩利茲——總工程師，統一社會黨黨員。

謝多夫——廠黨書記。

波烈——廠黨第二書記。

龐木——農民出身的年青工人。

基克——年青的長鬍鬚的徒工。

貝茨——女工，組長。

魏金——夜班的監工。

安德萊——廠長。

愛娜丁·安德萊——安德萊的妻子。

亞瑟·杜登豪斯——西德的資本家。

謝菲——醫療室主任。

麥亞爾——年青的徒工，父親是戰犯。

林克太太——洛娣·林克的母親。

史洛德——工會書記。

奧特——威利·普林芝的兒子。

馬丁

華沙福格爾——建築總管。

顧立敏——工長。

波倫考夫——廠長安德萊的助理。

基拿斯特——電機部主任。

博爾開——第二個鑄工。

史拿貝爾——煉鋼部主任。

咪咪·波倫考夫——波倫考夫的妻子。

博協克——生氣爐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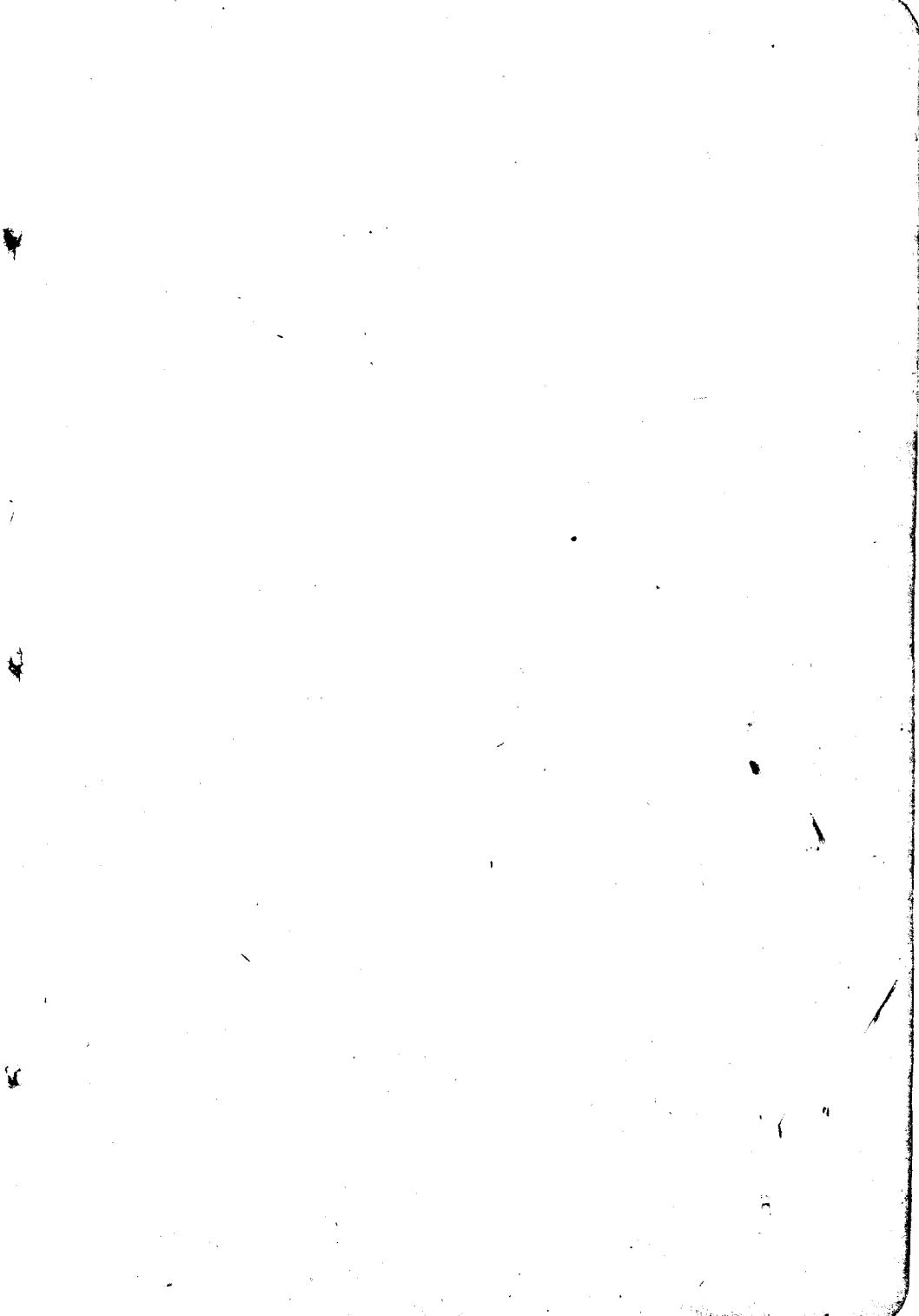
艾米爾——鑄工。

威廉·皮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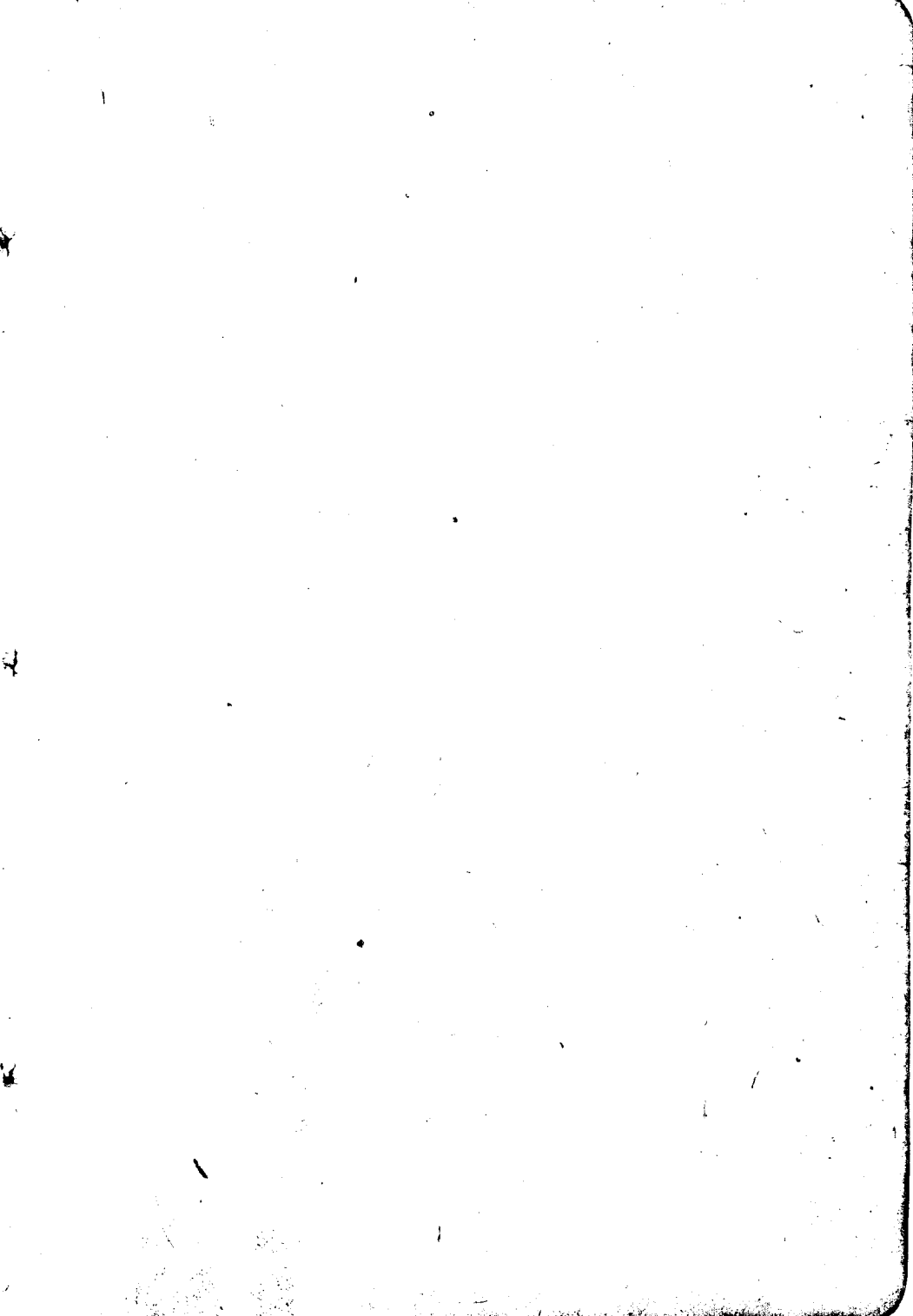
烏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副總理。

林克——洛娣·林克的父親。

老布德太太——布德的母親。



鋼



遠處的鳴笛發出「危險」的信號。

幾個工人跳過破磚碎瓦跑到安全綫後面。然後是一片沉寂。

幾百隻眼睛的視線集中在一點上，每一個臉上充滿了緊張的表情。

爆破手轉動了電盤，電流在炸藥中擊起了火花。轟隆的爆炸聲，一個巨大烟囪的根基爆裂了。揚起了一團紅色的磚塵。七十公尺高的烟囪衝向天空，然後又嘩啦啦地倒坍在碎石堆中。破碎的、黃色和紅色的磚石，在千瘡百孔的鋼廠的瓦礫場上空亂飛着。

對面靠近馬登堡公路的斜坡上，爆破手已經在收拾他的工具了。攝影記者將捲好了的膠卷從照相機上取出來。他寫道：「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點鐘。布朗登堡煉鋼軋鋼廠。重建開始的第一次爆炸。」

「第二個呢？」他問道。

「明天早上九點鐘我們爆破舊軋鋼廠的第二號烟囪。煉鋼廠的七個烟囪暫時不動！」爆破手用手握了一握帽沿，然後走到正在收捲電綫的助手那邊。

剛才因為爆炸而避開的建築工人和清除瓦礫的女工們重新聚集在那個刻有「布朗登堡建設重

點」的石碑的四週。這裏在一星期前舉行的重建典禮中曾經奠下了基石。

個子高高的，鼻子細長的，長着一頭紅黃色頭髮的佛力滋·布德好奇地望了一望比他矮小的，但是很健壯的，面孔陰暗的朋友。

「開始了，埃得·阿克曼！你剛才看見那個傢伙衝上去嗎？」布德的藍眼睛興奮地閃爍着，「開始了！你對重建工作還沒有信心嗎？」

埃得·阿克曼插滅了手捲的紙烟，把烟絲倒回小鐵盒裏，聳了一聳肩膀。他誠樸的，像中國人的臉還是那樣黯然無光。

「你說開始啦？」

「你沒有聽到爆炸的聲音嗎？」布德愉快地追問着他。

「聽夠了。」阿克曼說，「聽得太多了！」

「因為你聽夠了，所以你不相信……」布德搖了一搖頭。

埃得·阿克曼急忙拉住了開步走的布德的袖子說道：「他們說得非常冠冕堂皇，說工廠是人民的。但是當他們決定烟囪搬家的時候却問都不問我們一聲！我敢擔保就是煉鋼廠的烟囪也都要給他們炸光！計劃不是早就訂好了嗎？」他放開了布德的袖子氣憤憤地說道：「他們還不是不跟我們商量嗎，這跟從前有什麼兩樣！」

「你既然比別人高明，為什麼不建議由你來擬訂計劃呢？」布德也生氣了，「天曉得會給你造出什麼樣的鋼廠！」

阿克曼不服氣：「我沒有學問。但是告訴你吧，這樣一個烟囪至少值七、八萬。老車間的位置難道不好嗎？車間平行或垂直地對着運河有什麼不同？裏面還不是要出汗！你知道新車間要放在運河旁邊的道理嗎？理由很簡單：那是因爲它從前不設在運河的旁邊！搬來搬去總要個名義——於是就說都是爲了我們。但是我，阿克曼，並不是個傻瓜。我知道是爲了什麼。」

「他媽的，你說，是爲了什麼？」

「佛力滋·布德，你不要裝傻，現在是二月，到八月就要出鋼了！」

「怎麼樣呢？」

「你真的相信到時候會出鋼？」阿克曼驚奇地問，「告訴你，這不過是……」他看了布德一眼，然後慢慢地，彷彿是剛發現被人家開了一個大玩笑似的，說道：「不過是嚇嚇西方罷了。鋼！你懂嗎，佛力滋·布德？你當然知道鋼是拿來做什麼的。我們在這裏根本就不是建造鋼廠。我們是嚇唬人！」

「那末，」布德譏諷地講道，「我們在這裏不過是鬧着玩了。剛才你自己不是還講計劃都已經擬訂好了。」

「計劃是訂好了。」阿克曼承認道，「但是材料那裏來——現在城裏連一根釘子都買不到——況且時間又那麼急迫。八月一號就要出鋼！如果到那時候能夠把殘餘的鋼骨水泥牆壁和屋基清除掉四分之一就算好了。」

他們走到工具保管處。布德拿了一把鶴嘴鋤，阿克曼拿了一把壓氣鎚。這時壓氣機和通風機轟轟地響起來了，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阿克曼開始工作，他用鐵鎚擊擊混凝土的屋基。前面是一片荒墟，他抬起頭來的時候可以看見那七個巨大的西門思·馬丁鎔爐的殘軀和筆直地排着、仍然巍立着的烟囱。

布德咬緊牙齒揮着他的鶴嘴鋤。間或，他望一望阿克曼。阿克曼狠狠地工作着彷彿想鑽進鋼骨水泥中似的。

布德正在清除一個殘缺的石壁。他背後是那些破碎的鎔爐，前面是運河。從岸邊傳來斧頭的聲音，那裏工人正在打樁。從前鋼廠裏的工長奧脫·畢克在那邊工作。他是個沉默孤僻的人。

畢克和布德是舊鋼廠裏最先來報到的工人；他們兩人在城裏築橋的時候就在一起工作了。阿克曼是報到的第三個人。

鎔工佛力滋·布德和鑄工埃得·阿克曼從前在同一個班裏工作了十四年。布德是從西部來的，阿克曼是布朗登堡人，他差不多是在鋼廠裏長大的。他在三十多年以前在鋼廠裏做了一個運滓工人，經過多年來不斷地苦幹，終於做了鑄工的領班。他夢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小房子，這在十六年之後實現了。

這次他回來做建築工人的原因，是爲了得到較高的工資，而且有了錢便能夠更好地保養他那所心愛的小房子。他不大相信鋼廠可以重新建立起來。他知道建立鋼廠不是說了就可以辦得到的事情。當他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這裏造好了軋鋼場和第一個車間，然後一個一個的鎔爐也慢慢地造起來了。過了二十五年，這個廠才有了相當的規模；但是在那個時候，廠主老韋貝已經辦不下去了，於是工廠被富力克托辣斯接辦了。事情總是這樣：要辦廠必須有錢，而且必須獲得厚利，否則錢廠就會

落到人家手裏。還有，辦廠必須按規則有條有理地辦。阿克曼一直是主張按規則辦事的。現在他們簡直是亂來。先造鎔爐——然後造車間——，在這個幾百萬立方公尺荒蕪的瓦礫堆中建立一個西門思·馬丁鎔爐，這對於一個按部就班辦事的阿克曼看來簡直等於把馬鞭套在馬屁股上。

阿克曼決定再做幾天就不幹了。剛才烟囪的爆炸使他心裏充滿了憤怒。布德這傢伙還裝模作樣地說這是新的開端。爲什麼不從剩下來的基础上着手？難道從前破壞得還不夠嗎？現在，當他用鐵鎚破壞深厚的混凝土屋基的時候，他越來越覺得自己不該做這種違背心意的事情。他簡直不明白，像他這樣一個五十四歲的、非常穩重的人，怎麼會上了他們的當來到這裏工作。布德這傢伙最喜歡空想，到這裏來正是如魚得水。至於畢克，他當然又想做工長了，所以整天跟着布德到處跑，聽他吹他們將怎樣在瓦礫堆上造鎔爐，怎樣整個鋼廠會慢慢地從瓦礫中生長出來。布德還常常說，照蘇聯經驗是要先恢復生產。這對於阿克曼簡直是亂來。

雖然如此，結果他還是被他們說服，跑來工作。今天當他又完全失去了鋼廠復工的希望的時候，他忽然明白了是什麼吸引他來的。那是鋼，是鑄坑，是紅色的火光，熟悉的呼喊聲音，白熱的鋼錠。在戰爭將結束鋼廠被拆除以前，這一切就是他真正的生活。以後他過的根本不是真正的生活——他，一個從前操縱龐大的機器，指揮起重機和鑄槽，把鑄鋼車間當着自己家的領班竟不得已替人家修補屋頂。

一個星期以前他和女兒參加了鋼廠重建典禮。他根本沒有想帶漢娜來，但是那天正在下雨。阿克曼沒有雨衣，自己是個男子漢又不願意帶一把女人用的傘，只好讓她來了。但是後來人山人海，到

處都是雨傘，也就分不清傘是握在什麼人的手裏了。差不多有兩萬人從城裏起來。阿克曼因為來得早所以佔了一個好地方。他聽了工業部長的演講，覺得很多地方講得還有道理。工業部長講的是關於民主德國的建設計劃，工人階級偉大的力量，鋼鐵在整個建設中的重要性。最後他宣佈了政府決定在舊的布朗登堡鋼廠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的、規模宏大的鋼廠。他指出，這個新的鋼廠將成爲一個歐洲規模最大、最近代化的鋼廠。最後他大聲說了一句：「爲了祖國的統一，爲了我們和平地同世界各國人民共處！」，然後把裝了文件的鐵盒子放到基石裏去。

歡騰的樂聲，飄盪的旗幟感動了阿克曼，那個誘人的「鋼」字更是激動了他。成千成萬的人羣，他們緊張的表情，熙熙攘攘的擁擠，嗡嗡的嘈雜聲，對他象徵了這個廢墟上新生命的誕生。

漢娜因爲看見奧脫·畢克在旁邊，用手肘碰了一碰她的父親，而阿克曼還以爲她也被感動了，於是緊握了一下她的手。

過了兩天當阿克曼穿過茫無邊際的瓦礫場到人事處去報名的時候，他又灰心了，恨不得立刻轉回去，但是因爲已經在漢娜面前說了大話，表示了決心，所以只好走下去。漢娜這個人非常悲觀，碰到任何事都說沒有好結果，這常常激怒阿克曼，使他在爭辯的時候往往說出自己也不大相信的樂觀話來。現在他硬着頭皮去報名，也就是因爲話已經出了口收不回來了。

鋼廠的場地是狹長的三角地形，三角的一邊是運河，另一邊是公路。阿克曼越過運河的大橋走入場地的西端。展開在他面前的是一片遼闊的廢墟——遍地都是破瓦碎石，石縫中長着矮小的野草，埋在地下的鐵條零亂地伸出地面。淒涼的景色使他隱藏在心底的一點點希望也消失了。他們所謂充滿

了新氣象的鋼廠，在他看來是死氣沉沉的，永遠沒有恢復的希望。

阿克曼看見從前的坦克、大砲、砲彈製造廠的斷垣殘壁和埋在石堆中破裂的鐵甲鋼板。當他經過深厚的混凝土屋基和許多積滿污水的小坑時，他忽然想起了一個要遍覽整個場地的念頭。他爬到鐵滓堆上，從那裏他可以看見十八萬平方公尺場地盡頭的鐵路路基和車站。

阿克曼想道：要清除軍火廠，煉鋼廠，軋鋼廠的破磚碎石和殘存的烟囱、車間和廠房至少需要十年。要炸毀縱橫場地深達七公尺的混凝土舊屋基，並且鋪好新的，需要無數的金錢。建造新的車間，機器和設備需要更多的錢，還需要鋼——大量的鋼！

鋼從哪裏來，錢從哪裏來？幾十年的時間怎樣好縮短為幾個月？

那天在奠基典禮的大會上，阿克曼看見了兩個蘇聯的軍官。他們穿着長長的軍大衣，筆直地站在雨中，專心地聽講。

阿克曼頓時起了疑心：人民的工廠不過是面具，和平鋼不過是招牌。

布德當時笑他說他心眼小：「他們不需要我們的一點點鋼。他們有足夠的土地、人力和資源。在他們頓巴斯那邊，戰後的鋼廠像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了。」

但是阿克曼仍然不能了解這種像神話般的完全荒謬的計劃。

正當阿克曼站在那鐵滓堆上東想西想、心亂如麻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羣年青伙子沿着附近鐵軌推過來一輛大車子。阿克曼立刻打定了主意，大踏步地走向從前的辦公大樓。在人事處他取出了勞動局的介紹信，報了名。